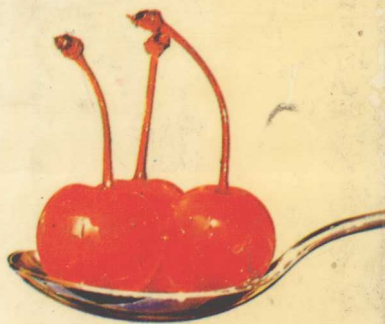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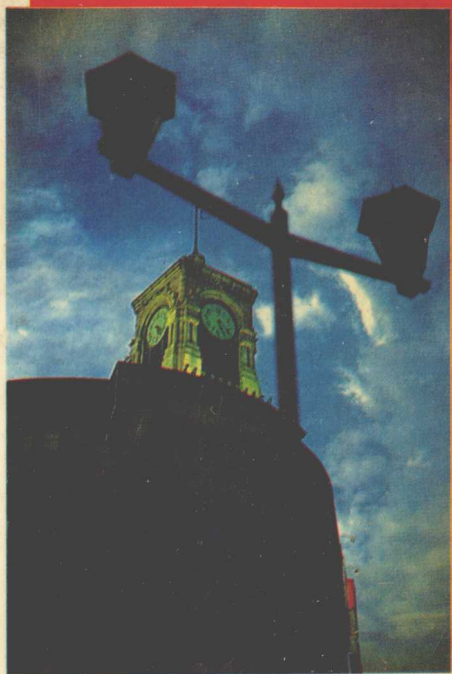


映华楼随笔

周颖南 著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映华楼随笔

周颖南 著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序

潘 受

周颖南先生热爱朋友，热爱书画艺术，热爱文学；他的这一册《迎春夜话》的杂文集子，正好加以充分说明。

写杂文譬如作画。画的风格尽管各有不同，画的笔法，大体上却不外工笔与意笔两类。工笔画，毫发不苟，善刻划；意笔画，粗枝大叶，善概括。杂文也恰如此。周先生一篇一篇的杂文，就仿佛一幅一幅的意笔画。

上下古今，天空海阔，没有一事一物不可作为杂文的题材。杂文非诗歌，时而不妨有诗歌的咏叹；杂文非小说，时而不妨有小说的情节；杂文非戏剧，时而不妨有戏剧的对话。任何文学形式，都可以肩摩踵接于你的笔下，分别或同时为你的杂文效命。杂文可以微言婉语，可以嬉笑怒骂，可以高谈雄辩。杂文可以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。这样看来，写杂文应该是各文体中最容易不过的了；其实不然，杂文要写得好，跟别的任何文体一样难，一样有赖于长时期吸收写作营养与不懈的锻炼。

好的杂文，有的像一片悠闲的云，有的像一曲倾怀细诉的涧水，有的像一泡醒人的佳茗，有的像一杯醉人的芳醪，有的像秋月的晶莹，晚霞的绚烂，有的像一杵清钟，一把匕首。

周先生是多年来经营工商事业的人。算盘与笔杆，自古势不两立：亲算盘则不免疏笔杆，亲笔杆则不免疏算盘。能掌握算盘，又能同时掌握笔杆，在我来说，至今少见。使周先生摆脱算盘的纠缠，不单以京戏的票友姿态加入写作行列，而出之全力以赴，相信成就决不止此。然而，周先生毕竟是一位有心人，是一位肯努力的人，我们又相信周先生假如继续写下去，将会有他的第二集杂文，第三集杂文，或其他什么；而他的第二集一定会好过第一集，第三集又一定会好过第二集，其他什么也一定会有其他什么的新成就，新贡献。

周先生要我为《迎春夜话》写序。写些什么呢？我踌躇着。如上所写，序嘛说不上，只能算一点儿感想而已。

一九七七年六月十四日

代序

——纪念我的父亲周子溪先生

一

接到萍儿的电报，惊悉我父亲不幸于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九日晚九时四十五分逝世了，使我非常悲痛。

可是海天远隔，未克奔丧；我心里感到十分难过，不禁仰望蓝天，黯然挥泪……

于是，无数往事，像电影般地不断涌现在眼前。

我思潮澎湃，情绪激动。

我仿佛看到，父亲就在我的眼前，他正对着我侃侃而谈。

我回到了童年的时代。

二

我虽然有哥哥和姊姊，可惜在我未出生之前，他们

就去世了。

因此，我就像独生子一样地受到父母亲的宠爱。我简直是天之骄子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我小的时候，实在淘气得不像话。当夜半醒来的时候，常常闹着要父亲抱起来兜圈子。兜好了圈子，才肯再睡觉。

慢慢地，养成了一种坏习惯。但是，我父亲却不以为然。他把这件差事当作是自己的义务。现在想起来，真不是味道。

后来，年事稍长，可以读书识字了。父亲就教我读一些简短的古文。如《春夜宴桃李园》、《陋室铭》之类的文章。

他还特地装订了一本小本子，要我抄抄写写，自己端端正正地在封面上写了《文阵雄师》四个字。

文阵雄师，多么动人啊！

三

那是五十年前的事了。

我父亲和许许多多的侨胞们一样，离乡背井，渡过七洲洋，来到现在印尼的泗水谋生。据说，他在一家商店里担任材库（会计），在学校教书，也在报上发表文章。

从此，决定了他毕生从事教育的志向。

不久，他回国了。在家乡创办振文学校，自己担任

校长。

他招收很多贫寒子弟就读。

有一回，吴永棋告诉我：

“我今天能够认得几个字，完全是依靠你父亲的帮助。我小的时候，父亲就去世了。我母亲没有能力送我进学堂。当时，你父亲跑到我的家里，对我母亲说：‘小孩子一定要让他读点书，认识几个字，起码也要懂得苏州码（数目字），将来做事情，才知道理理账目，我可以不收学费。’从那时起，我才有机会读书。”

他感激我父亲给他的帮助。几十年来，一直追随在我父亲身边，就像我的兄弟一样。

四

抗日战争的时候，我在现代小学读书。

当时，学校里发动抗日献金运动，鼓励学生们积极响应。

我回家告诉父亲。

他什么话也没说，自己先记了一笔，数目已经记不起来了。然后，就带着我到处募捐。结果，我募捐的成绩是全班最好的一位。

他爱孩子，也爱国家。

他的爱和恨是多么鲜明呵！

后来，战火越逼越近了。厦门、福州先后沦陷。鬼

子的飞机到处轰炸，我们的山城也遭殃了。

本来我们的学校已经疏散到乡下去了，那时也被迫停课。

父亲怕我住在城里不安全，就送我到龙华的舅舅家里去避难。

然而，他依然放不下心，三天两天就带着一些饼干、糖果去看我。

我就把这些东西分给村里的同伴一道吃。那儿，我有很多小朋友。

五

时局越来越糟糕，侨汇断绝了。我家的环境也越来越不好。

通货膨胀，把我们害苦了。

我父亲每个月的薪水，不够维持一家三口的温饱。

于是，我母亲也要出门做工了。

在我进入初中的时候，幸好我的学费和杂费获得全免。不然，当时教会主办的私立学校学费是用大米计算的，哪里缴得起。

总算熬到初中毕业了。

然而，毕业就是失业。一个初中生，个子小小的，能顶什么用。

我感到，前途一片渺茫！

摆在眼前的？只有两条路。

升学，还是失学。

升学，升到哪里去？校门八字开，没钱莫进来。

考进普通高中，付不起学费。考师范学校，能否被录取呢？

当时的师范学校，总算不错。如果被录取了，吃的住的都解决了，只要花点讲义费就行。

一天夜里，我父亲在叹气说：

“我教了一辈子书，想不到自己的儿子进不了学校。我只有你这么个儿子，我应该要让你读书。可是环境不许可，你自己要想办法呀！”

我回答说：

“我决定投考师范学校”

他说：

“那可不容易啊！投考的人那么多，录取那么少，人事关系又那么错综复杂，希望性不高。成绩好，不一定是决定的因素。”

父亲的看法是对的，分析也很透彻。

我说：

“让我试试看。”

到底我是被录取了。

我父亲松了一口气，说：“将来我家又多了一位教书匠。”

六

那时候，我对文艺开始有了一点兴趣。

我常常写一些稿子，送到报馆去发表。当时，我的发表欲很强。

我写小说、诗歌，也写童话。我用的是“扬虹”那个笔名。

有一回，我写了一篇命题《闺怨》的短篇小说。故事是描写一位女孩子，为了自己的婚姻问题而进行的斗争。

好事的同学，把它送给金石中学的壁报去发表，用的仍然是我的笔名。

我的小说的主人翁恰巧就是影射该校的一位女同学。

后来，我又把小说送给报馆发表。这样，就闹了一些笑话。

本来，大家都认为那篇作品就是该校的某女学生写的，怎么会变成我的东西呢？

这件事不知道怎样，传到我父亲那儿。

他对我说：

“文章千古事，写文章是要严肃的，你怎么写起《闺怨》来了？”

我回答说：

“我的主题是反封建的。”

“唉，你这孩子……”

他摇着头走了。

当时，我是巴金迷，我学着巴金的笔调写东西，只是不像样子罢了。

七

往事如梦。

但我父亲的声音、笑貌，像烙印一般，牢牢印在我的脑海里，永不消逝。

然而，一切的事情都过去了……

我的父亲，像许许多多教育工作者一样，鞠躬尽瘁。他，度过了光荣的一生。

有一点值得我安慰的，我父亲晚年的生活是幸福的。解放后，他退休了，受到当地政府的尊重和人们的爱戴。

他临终的时候，守在他身边的亲友和学生，多达四十余人。

他活了七十八岁。

在中国，上了年纪的人逝世，称为“乐丧”，可以挂红布，可以燃鞭炮。

我父亲的葬礼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进行的。

这许多事情，都是我的萍儿及亲友们写信告诉我的。

他们还寄来一大叠有关丧事的照片。

八

我父亲逝世的消息传出后，我先后收到亲友们从各地寄来的许多慰问函。

海粟大师来函说：

“闻尊翁倾逝，不觉悲叹，兄纯孝罹大故，知兄之不能堪也。然悲亦何益？中年以后，忧乐皆能伤人，切愿照破生死聚散之常理，强自排遣而已。更要化悲痛为力量，创造事业，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！”

王益知先生特地寄来一对用大篆书写的挽联：

桑梓仙游，允称上寿，辟踊拜遗真，万里长悲终养泪；

经纶圣手，驰誉南洋，显扬承先志，九泉堪慰望儿心。

我非常感激亲友们对我的关怀，真是愧感交集。

我知道，我今后要怎样立身处世，以慰我父亲在天之灵。

写到这里，我不禁又是热泪盈眶……

敬爱的父亲，安息吧！

目 录

序·潘受	I
代序	II
迎春夜话	1
槟城纪行	36
谭云山教授与世界佛学苑	65
悼郑光汉先生	89
纪念南国诗人李西浪先生	96
丰子恺先生的光辉形象	105
关于当前艺术创作的一些问题	109
诗、文、画三绝的任真汉	117
从现实中吸取创作的题材	125
陈慧荃先生的白描山水及篆刻	129
弘一大师写给杨白民与夏丏尊的信	133
海粟大师的来信	139
赵朴初先生的《鹧鸪天》原稿	142
关于潘伯鹰先生的《坚道》诗	144
徐悲鸿先生广西试笔	146
*	
后记	148
跋·张正平	150

迎春夜话

序 曲

跨过光辉的一九七二年的门槛，大家的心情都很兴奋！

人类，正在从各种不同的角度，发挥着高度的智慧；站在不同的岗位上，来创造、来充实世界各种不同的财富……

生活是那么多姿多彩！

灿烂的花朵将在春天里绽开。

我们迎着伟大的时代，引吭高歌。

鸽子在飞翔，孩子们在跳跃。

天欢地笑……

于是，我欣然命笔，抒写我自己的心曲。

——作迎春夜话。

艺术创作的关键

有一次，我们正谈起有关饶宗颐教授的一些事情。

潘虚之先生告诉我：

“当前，我说此地，真正拿得出东西来的，要数饶先生。”

接着又说：

“他功夫深，成就是多方面的。他是一位道地的读书人。”

于是我们约定一个时间，一起去看他。

一天夜晚，饶教授伉俪笑容可掬地迎着我们，高兴地说：

“欢迎，欢迎！”

饶教授住在新加坡大学一座独立式的教授住宅里，环境十分幽静。

这是一座很好的书斋，许多珍贵的藏书，深深地吸引着我們。更引起我们注意的，是四壁上悬挂着许多中国字画，其中有几幅是明代的。

对着正门的壁上，挂着他自己所写的山水横幅。

我们非常赞赏他对中国传统山水画的造诣。

潘先生指着那幅画，说：

“雅得很，真是太好了。”

我说：

“这幅画，和您为黄晶吾先生写的那一幅《白云红树馆图》，具有同样的吸引力。”

饶教授答道：

“不，那一幅更有意思。你看到它的原作吗？”

“是的，我是在南洋大学黄先生的宿舍里看到的。不过，印在《白云红树馆词钞》里的就不大行。看不出它神韵。”

于是我们环绕在书画的问题上，交换了许多意见。

我们感到，当前的一些青年画家，对中国画的创作，还存在着皮毛因袭的缺点。

有些人，一味直接向吴昌硕、齐白石等大师盲目学习，而不去深入研究他们之所以成就的渊源。这是很危险的事。

不懂得他们创作道路的过程，不追寻他们的创作泉源，只凭空追求形似，而不钻研神似，这只能说是做到表面工作而已。

艺术是永恒的，要永远保留住它的生命力，这才是成功的作品，艺术家应该在这方面下功夫。

我说：

“我不曾写画，但我认为，要研究中国画，学好中国画，必须要先从宋画入手。”

“对，这是根本的问题。只有这样，才能把基础扎好。可是有些人就瞧不起宋画。”饶教授感慨地回答说。

潘先生说：

“中国画最重要的是讲究笔墨。没有笔，没有墨，这样的画就站不住脚了。”

饶教授的山水画，就是讲究笔墨的。

他构图新颖，以自己的面目见人。

所以，尽管是寥寥几笔，而神韵现，神采见，这就不是简单的事。

诗人与画家

有朋自雅加达来，我喜欢用简单的方式招待一番。

近来，我对大场面的酬酢，虽已有些厌倦，但我却喜爱邀约三两位知心朋友，找一块清静的地方，订两件小菜，喝几杯薄酒，海阔天空地漫谈起来，往往几小时都不感疲倦。

那天夜晚，我还邀约了潘先生和饶教授一块儿到贵都酒店的“金凤楼”小酌。

酒楼一角，大家都感到别有天地。

那儿的灯光是那么柔和，气氛是那么清静，我们的精神不禁为之一振。

我们点了几样四川小菜。

我介绍我的客人：

“这位是来自雅加达的郑慕龙先生，他很喜欢写诗。”

于是大家高兴地谈谈诗。

我们感到，任何一种艺术的东西，要有存在的价值，